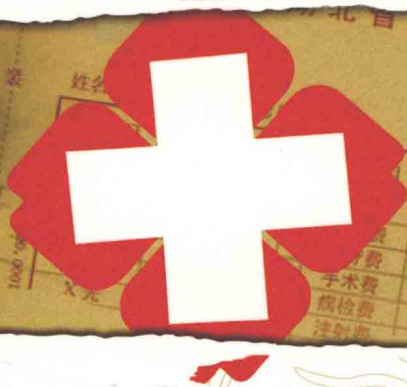


卫生

医疗问题遭遇政治捆绑，亲民政策对垒利益集团

内有医患矛盾，外有流言蜚语，
一场关于医疗症结的问诊之战即将爆发

刘志学 作品



深度解密病态医疗现状，全面透析医疗行业内幕

局长

以药养医、科室承包、天价收费……是行业痼疾还是体制问题？
医德医风沦丧，是百姓的误解，还是医生有口难辩？

团结出版社

卫生

1957年12月



局长

中美基础教育名校行思录

Zhongmei Jichu Jiaoyu Mingxiao Xingsilu

陈祥春◎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卫生局长 / 刘志学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126-0336-3

I. ①卫…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0025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1 年 5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0336-3/I. 153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第一章 秋雨中的冤主陈大锤

1

李铁铮去卫生局上任那天，正好下着小雨。他随身只带了三样东西：手机、一本书和一个绣着荷花的很小很旧的布袋子。书是《医政管理法律法规汇编》，自己接到任命通知后跑到书店买的，突击了一夜，看得头大；布袋子里是妻子汪琴月为他准备的生花生米，这是他走到哪儿都离不了的。

“李秘……哦哦……李局长，我还真搞不清楚卫生局在哪儿，前面有个人，我问一下啊。”市卫生局以前就在市一院的一栋楼里办公，两三个月前，才建好新的办公大楼。李铁铮这个局长当得太突然，以至于连卫生局新址在哪儿，也忘了先问问。

顺着司机示意的方向，李铁铮看到右前方的便道上，有一个中年汉子，穿着一身破西服，打着一把破旧的黑伞，在雨里走着。

车子行驶的这一带，是牧原市主干道太行路新延伸出的路段，原属于早已倒闭的牧原棉纺织厂的老厂区，现在被一家公司兼并了，开发高档住宅。老厂房、老设备拆除了，新的房子还没建起来，所以，能在这雨天里见到一个行人，还真的不容易。

不一会儿，司机返回来了，正要关上他驾驶的黑色“帕萨特”车门，那个打伞的中年汉子跟过来，探着头对司机说：“俺也是去卫生局的，要不，我坐车上，给你们带路？”

司机回头看了一眼李铁铮，李铁铮点了点头。

中年汉子一坐进来，车里就弥散开了一股腥乎乎的味道。司机打了个喷嚏，旋动车钥匙，起步，提速……

“大哥，这天儿，下着雨，又刮着风，去卫生局有啥急事儿啊？”李铁铮打量

着这个看不出有四十多岁还是五十多岁的汉子，问道。

“急事儿倒没有，不过这卫生局啊，我只要在牧原，可是天天去。路，我熟得很。”中年汉子大大咧咧地把破折叠雨伞收起来，拍了拍手里的塑料袋说。

“哦？你在卫生局上班？”李铁铮的好奇心上来了，心想，要是半道儿上遇到个新同事，正好可以先聊聊局里的情况。

“上班？嘿嘿……俺要是在卫生局上班，俺孩儿的事儿就好办了。”那汉子咧嘴笑了笑，但笑得比哭都难看。

“你不在卫生局上班，怎么天天去那儿啊？”李铁铮接着问。

“俺不去那儿俺去哪儿？俺找局长去，让他给俺儿做主！俺不但去找咱市卫生局局长，俺还找省卫生厅厅长、国家卫生部部长！俺这市里、省里，都跑了三四年了，大半年前，趁着全国‘两会’刚结束，管得松了点儿，俺还去了北京。今儿个，我就是去问问局长，看啥时候能给个说法儿。我得给俺孩儿申冤！”

中年汉子咬牙切齿的一番话，让李铁铮吃了一惊：这下好了，人还没到岗，就遇到拦轿喊冤的了。李铁铮赶紧接着问：“老兄，你说要给你孩儿申冤，申什么冤啊？说出来我听听，兴许能帮你出出主意呢。”

“看面目兄弟你也是个和善人。坐着轿车，还配有司机，不是当官儿的估计就是大老板，那俺就给你说说？这个……俺叫陈大锤，俺孩儿……”

“你等等，你等等……你叫啥？”李铁铮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脸上鼻梁挺直的大鼻子，问。

“陈大锤！”

一听这个名字，李铁铮愣住了。

因为前任卫生局局长突发脑栓塞栽倒在了办公室里，拉到医院后，虽说命是抢救过来了，但仍处于浅昏迷之中。市人大常委会只好临时召开会议，研究谁去补缺。研究来研究去，这顶乌纱落到了李铁铮头上，要他三天内交接完毕原任的市政府办公室副秘书长工作，到卫生局报到，出任牧原市卫生局局长。而那时，李铁铮还猫在市政府大楼办公室里，为发生在牧原市第五医院“接根断指丢条命”引发的越级进京上访事件，给主管科教文卫的副市长金忠和准备汇报材料。

那个越级进京上访的“冤主”，就叫“陈大锤”！

“老哥，你别说了，我知道你。你儿子叫陈……陈……陈建强对不对？因为小拇指被碰得粉碎性骨折，到市五院接骨，结果，人没下手术台就……”李铁铮说着，下意识地打开布袋，捏了一粒花生米。

可还没等他把花生米放进嘴里，陈大锤就伸出脏乎乎的手，拍了一下李铁铮的肩膀，大着嗓门儿说：“哈哈……俺说一上电视，俺的事儿就好解决了不是？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么快就知道俺孩儿的事儿了！”

陈大锤说的“上电视”，就是指的牧原市电视台“健康频道”前些天播出的《接根断指丢条命，活人抬入太平间》的深度报道。节目具体内容李铁铮没顾上看，但在给副市长金忠和准备汇报材料时，他已经知道了有这么一回事儿。

司机回头看了李铁铮一眼，那意思很明白：你不该让这人上车。

李铁铮以前根本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还会跟卫生行政管理打交道，所以，从接到任命通知到现在，他连卫生局局长的具体职责还没完全搞清楚，因此，尽管对陈大锤上访的事儿知道个大概，却不知道这会儿该怎么回他的话。

一切，都等到局里办完报到手续再说吧。

雨越下越大了。刚才还细密如发的雨丝，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急如箭簇坠地的大雨，“帕萨特”的车窗外，已分辨不出这个世界的模样。

车窗的隔音效果不错，李铁铮一闭上眼睛，车窗外的大雨就听不见、看不着了，如同被隔离在这个雨天之外。

负责引路的陈大锤草草地给司机说了路线之后，居然靠在副驾驶的后座背上打起了呼噜。这样子，哪里是要到卫生局“反映问题”的？简直就是一个来牧原市散心的闲客。

还没进门，就先遭遇了一路从市局上访到北京的陈大锤，不知道待会儿自己到了卫生局，还会遭遇什么状况。直到这时，李铁铮依然没有把“卫生局局长”和他“李铁铮”这两个角色，完全融合在一起。

“帕萨特”顺着横穿牧原市的太行路一直向东，快到尽头了，拐向牧河路。刚走了不到一千米，陈大锤就嚷：“停停停，我得下了。”

陈大锤在车子拐弯时，呼噜声戛然而止。

因为只是在报给金副市长的材料里对陈大锤上访的事情略知一二，再加上李铁铮第一天上班，以为也就是报个到而已，要开展工作，最起码也得先把报到手续办了，把局里的情况熟悉一下再说，所以，他一路上并没有想太多关于陈大锤的事情，甚至在明白了陈大锤到卫生局的目的是后，再没有跟他多说一句话。这，后来让李铁铮懊悔了很久。

大凡伺候领导的司机，无论换了谁，这会儿都明白陈大锤在车上，搞不好就会惹来麻烦，巴不得他赶紧下车，因此，一听他吆喝，司机便急忙踩了刹车。

“俺可不知道你是到卫生局干啥的啊，要是坐了你的车到局里，就俺这打扮儿，就俺找局长办的这事儿，估计也难给你脸上添啥光。不过，俺知道俺遇到大贵人了，起码让俺少淋了一场雨。说啥也不能因为俺乘你的车，让你在新局长那儿丢脸面。”陈大锤跳下车，敲开后面的车窗，伸着头对李铁铮说。

“你咋知道要来新局长？”李铁铮吃了一惊，摸了一下自己的大鼻子。

“这你就甭问了。”陈大锤露着满口焦黄焦黄的牙，“嘿嘿”一笑，绕掉李铁

铮的问话，伸手指了指说，“前面没几步，那个白楼，就是卫生局了。你们先走吧，俺得先打听打听新局长来没来。”

司机迫不及待地起步、提速，李铁铮的那句“老哥，你别打听了，我就是新局长”，被司机在驾驶台上升起的后车窗玻璃挡在了窗内，估计陈大锤也没听到。李铁铮扭过头，看到陈大锤撑起那把破黑伞，钻进了雨中……

“倒车，把那个陈大锤追回来。”李铁铮刚说完这句话，就从前车窗外看见从卫生局的大门里快步走来两拨人。

“李局长，他们接你来了。”司机说着，减慢了车速。

2

和很多毗邻早期中国铁路干线的城市一样，清末洋务派名臣张之洞最早修建芦汉铁路的时候，牧原，不过是散落在华北大平原上的一个小镇而已。当地晚清之前的地方志史上，关于牧原的记录几乎找不到一个字。芦汉铁路修起来了，在当时的民众眼里简直就是庞然怪物的蒸汽火车，“呜呜呜”地喷着雾气开了过来，牧原一带的几个村落，逐渐聚集了一些贩夫走卒，热闹起来了；后来，京汉线贯通，牧原一带的村落慢慢连成了一片，就连北平城的“同仁堂”、天津卫的“狗不理”、直隶府的“六味斋”、开封城的“第一楼”、洛阳城的“真不同”等老字号，也开始在这里设立分号。大清朝被推翻之后，北洋政府也好、国民政府也好，都注意到了这个新兴的商埠城市，开始在这里设税局、警署，最后，终于名正言顺，设置了牧原市。

李铁铮转业到牧原市之后，对这个自己将要面对的城市作过一些了解。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了，他对牧原这个不算年轻但也不算古老的城市一百多年的兴盛历史，早已了如指掌。他特别欣赏牧原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的说法，觉得这句话高度浓缩了牧原的城市发展史。这从牧原市的城区划分就能感受到铁路对这座城市的影响——整座城市，太行路作为主干道，横贯东西，共分为太行中路、太行西路和太行东路三段，与京广线呈“十”字交叉状，把牧原市很清晰地分为四个区域——铁东北区、铁东南区；铁西北区、铁西南区，而这“南”与“北”，就是以太行路主干道为界的。四个区再加上牧原市所辖的大墟、牧河、牧峰等九个县，便是牧原市的全部版图。

坐落在与太行东路交叉的牧河路西侧的牧原市卫生局，就在铁东南区，而整个铁东南区，以前几乎全是牧原棉纺厂的地盘。工厂倒闭后，现在，除了几座建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居民楼里，还住着一些下了岗的棉纺织厂的老职工外，老厂区所有的厂房、车间，早已经被一家名叫“星辰集团”的房地产开发公

司全部拆除了。在这片庞大的废墟上，靠近太行路的北端，正在建设一座名为“眸园商务会馆”的高档消费场所，和一座名叫“眸园花园”的豪华别墅小区大门，除此之外，就是一些刚刚把楼体框架建起来的十来座别墅。但销售这些别墅的广告，却天天充斥着牧原市各个媒体的版面，李铁铮记得最真切的一句广告词是：“眸园豪宅，牧原至尊！”但现在他看到的，却仅仅是一大片垃圾、瓦砾遍地的“至尊”废墟。

牧原市卫生局就被围墙孤零零地包裹着，安顿在紧靠牧河路西侧的这片“至尊”废墟上。临着牧河路，隔着一排不锈钢自动伸缩门，便是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广场；穿过广场，就是一座交付使用才两个多月的九层白色的新办公大楼；大楼后边，是两排四层小白楼，此外就是绿化还是“半拉子工程”的草坪和树木了。李铁铮的局长办公室，被安排在左边向阳的那排小白楼的三层最西端，安静而又隐蔽。挨着他的办公室，是一个能够坐下三四十人的中型会议室。

一个身材矮胖的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不失时机地撑起一把伞，罩在了李铁铮头上，后来李铁铮才知道，这个年轻人叫杨新立，是市卫生局党办主任兼卫生局办公室主任。

李铁铮被一路“欢迎李局长”、“局长您好”之类客套而又不失热情的寒暄话包围着，簇拥进了那间会议室。会议室的正中，是一个近似椭圆形的环形会议桌，四周摆着椅子，桌案上摆着果盘、瓜子和鲜花，桌围里溜儿放着四盆君子兰。进了门，李铁铮一眼就看到两个老熟人正襟危坐着——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同江和副市长金忠和。

金忠和在这里，李铁铮并不感到奇怪，毕竟他是市政府领导班子中分管卫生工作的。自己来卫生局上任，他来宣布任命，帮着协调一下工作，还在情理之中，但刘同江也在这里，李铁铮就大惑不解了。

四年前，李铁铮也在市委组织部工作，和刘同江是搭档。那时他们不但都是组织部副部长，李铁铮还兼任市干部考核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后来，李铁铮调任市政府办公室副秘书长，刘同江仍在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一直干到现在。李铁铮刚抬起右手，去摸自己的鼻子，就看到副市长金忠和已经冲他微笑着，站起身来。

“金市长，您好！”李铁铮赶紧把抬起的右手，伸向金忠和，和他握了握，然后，冲着刘同江点了点头，同时，眼睛里分明也伸出了一只手，向他要答案。熟人，不必客套，刘同江也冲李铁铮点了一下头，笑了笑，向上使了个眼色。顺着刘同江的眼神儿，李铁铮注意到了会议室里扯着的一条横幅：“热烈欢迎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李铁铮同志！”

看到“局党委书记”那几个字，李铁铮眯了一下，还没回过神儿来，一直

跟在他后边的杨新立，轻轻地扯了一下他的衣角，引着他坐了到了刘同江、金忠和对面。

“好了好了，终于把李书记、李局长给盼来了，这下就好啦！老局长这一病不要紧，这三四天，可把我给折腾坏了，都快顶不住了。李局长这一来，连龙王都惊动了，携风带雨的；以后啊，咱这牧原市的卫生工作，肯定能打开一个新局面……”李铁铮刚坐下来，椭圆形会议桌靠最里边的顶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人就笑眯眯地开口说。刚才在门口迎接自己的，就有她。下着雨，大家急着往办公楼里赶，没顾上互相介绍，所以，李铁铮一直到坐下来了，除了两位老熟人外，围桌而坐的这些未来的同事们，他还一个都不认识。

“吴局长，你应该先自我介绍一下嘛。哦，铁铮啊，这是吴湘竹吴局长，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兼市第一医院院长，主管党建、人事、医政等工作。今天的欢迎仪式，就由吴局长主持。”金忠和微笑着，看看吴湘竹，又看看李铁铮，算是打破了尴尬的局面。

接下来，就是例行公事，吴湘竹首先把梁近杉、王纯建、杨新立、徐金瓯等在座的局里各位副职领导，以及各科科长等局机关中层以上的领导介绍了一遍。在吴湘竹开始介绍之前，杨新立就已经把一份局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及所分管工作的花名单，放到了李铁铮面前。

刘同江、金忠和分别代表市委、市政府宣布了对李铁铮的任命之后，又分别即席讲了话。金忠和在讲话中反复强调：“老局长忽然病倒，市委、市政府迅速在人事安排方面，采取了应变措施，为的就是不使我市的卫生工作脱挡、掉链子。现在是市卫生局的非常时期，铁铮同志也算是‘临危受命’，所以，希望卫生局每位同志，都要以工作为重，顾全大局，团结合作，安于本职，加倍努力，全力配合铁铮同志的工作。铁铮同志的工作能力，市里四大班子是有目共睹的，只是铁铮同志缺少卫生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经验，因此，局机关及局里全体同志的配合，就显得更为重要……”

金忠和的话音一落，吴湘竹代表市卫生局的全体职工，欢迎他们的新书记、新局长，并表示坚决拥护市委、市政府的决定，全局上下一定会团结一致，全力配合新书记、新局长的各项工作。

所有的程序都走完了，该李铁铮“说两句”了。

李铁铮昨晚就把他的“履职演说”想好了，清了清嗓子，说：“感谢市委、市政府的信任，感谢局里新同事们的热情。我今天第一天到局里……”

话刚说到这里，忽然听到会议室门外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一个大嗓门在吼叫：“咋啦？是你们开会要紧，还是俺讨公道要紧？新局长就这么难见？俺孩儿的事儿，都上电视啦，他没看还是咋的？”

听声音，是那个半路上遇到的陈大锤！

李铁铮一听是冲着自己来的，随即止住了话头。办公室主任杨新立停下正“刷刷”响着的笔杆子，赶紧站起来说：“局长，您讲您的，我去看看……”

“算了，杨主任，别拦他，让他进来吧，我们是老熟人了。”李铁铮说这话时，想起了那个站在风雨中打着破黑伞的身影。

李铁铮站起身来时摸了摸鼻子，朝吴湘竹看了一眼问：“吴局长，你看……今天的会议，是不是到此为止？这个人叫陈大锤吧？他来卫生局的目的是我大概知道，是不是先让刘部长和金市长到哪儿休息休息？”

“哦哦……李局长，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这就按照您的指示去布置。”吴湘竹立即笑咪咪地站了起来。

刘同江和金忠和咬了咬耳朵，也一起站了起来。刘同江转过来，使劲儿握了握李铁铮的手，看着他，什么话都没说。接着，金忠和也转了过来，拍了拍李铁铮的肩膀说：“唉，咱牧原市的卫生工作，是副重担子啊！铁铮啊，难为你了。瞧这事儿，第一天就不安生。我和刘部长代表组织，该走的程序都走完了，就不干扰你们的工作了。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多保重。卫生工作是个烂摊子，我是真担心再出现第二个老局长啊！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打电话给我，我是坚决支持你的工作的！”

就在刘同江和金忠和跟李铁铮说话的当口，围桌而坐的局机关各路人马早已站了起来，跟在李铁铮后面，送两位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离席。这个时候，吴湘竹、梁近杉、王纯建、杨新立、徐金瓯几位副职，还有医政科科长姬强等，已经先行快步走出会议室，去拦截陈大锤了……

3

杨新立紧跟着李铁铮，等把刘同江和金忠和送走后，他这才拍了拍自己的圆脑门说：“哎呀，李局长，光顾了忙活了，还没请你认认自己的办公室呢。您跟我来，在这里……”他说着，从身上掏出了一串钥匙，递给了李铁铮。

李铁铮这才知道，自己的办公室，就紧挨着这间大会议室，是三楼走廊尽头那间朝阳的大房间。

推开办公室的门，李铁铮看到，办公室足有六七十平方米大，带个套间。屋内所有的陈设，都是新添置的。办公室的外间是办公区，南边朝阳的一面，有一个几乎占去了墙面三分之二大的玻璃窗；玻璃窗外，有一棵高大的梧桐树。套间是休息室，也有一个大窗户；套间里除了一个衣柜外，还有一个保险柜。巨大的办公台后边，有一个真皮转椅；办公台上，摆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电话、传真

机、打印机等放在办公台右侧的副台上。办公台的对面，是一个黄杨木大方茶几，茶几后面靠着墙，放着一个待客用的长沙发；办公区左侧还靠墙放着文件柜、档案柜、书柜等；几盆花木，把这间显然是刚布置过的办公室，点缀得有了点儿生机。

“这是根据吴局的指示，突击给您布置的。如果您有什么不满意，就给我说，我们马上调整。”杨新立站在那个茶几旁，望着李铁铮说。

“蛮好的，蛮好的。”李铁铮冲杨新立点了点头，接着问，“老局长以前就在这屋办公？”

杨新立听了这话，脸色暗淡下来，停了一会儿，才回了李铁铮的话：“咱卫生局原来凑合着在市一院办公。新办公楼建好后，老局长还没顾得上搬过来，就病倒了……”

“哦……”李铁铮听完杨新立的解释后，说：“那个闹上门的陈大锤，怎么样了？”

“我这就去看看。”杨新立说完退了出去，并掩上了李铁铮的房门。

李铁铮草草地打量了一下自己的新工作环境，就在那张转椅上坐了下来，然后，把顺手带着的三件宝贝分别放置到他认为应该放的位置——手机和《医政管理法律法规汇编》摆在了办公台上；那个装着花生米的、绣着荷叶和荷花的旧布袋子，他抓了一把放到了裤子的口袋里之后，则放到了抽屉里，并随手上了锁。

坐在转椅上，气儿还没喘匀，杨新立就又跑了回来：“李局长，不好了！那个陈大锤，闹塌天了！他……他居然把咱卫生局的牌子给砸了！吴局长已经打了110！”

李铁铮“腾”地站了起来，下意识地摸出一粒花生米，放进嘴里嚼了起来。杨新立十分不解地瞪大了眼睛，看着李铁铮的怪异动作。

“走，出去看看。”李铁铮冲杨新立摆了一下手，随后快步穿过连接办公大楼和四层小白楼的走廊，出了卫生局办公楼的大门。站在高高的台阶上，他看到广场对面那个不锈钢伸缩门内外，已经吵吵嚷嚷地围了一大群人。

雨没有刚才大了，但仍“刷刷”地响，广场上已经积了水。雨滴砸在新铺的地板砖上，溅出一个个小水花。李铁铮踩着雨水，疾步走了过去。浑浊的积水，很快湿透了他的裤脚。

陈大锤已经被两个精干的保安制服了。李铁铮走近一看，大门口那个白色的“牧原市卫生局”的木牌子横在地上，全是污泥，还有斑斑驳驳的脚印。不用问，这是陈大锤踩的。

陈大锤浑身是泥地被两个保安摁着，站在那里，梗着脖子嚷：“皇上老子的御辇，百姓都能拦下来告御状，他李铁铮为啥要这么对俺？俺都上了他的车了，

他居然连句话都没有，连自己的身份都不敢承认。当个芝麻大的小局长，架子也忒大了吧？俺从牧原到省里、到北京，见过的大官多啦！人家都没啥架子，为啥他见了告状的老百姓，连自己的身份都不敢承认？他是个缩头乌龟！”

一看李铁铮来了，吴湘竹迎上来，小声说：“李局长，这家伙，也忒嚣张了，连卫生局的招牌都敢砸，这对咱局的影响太恶劣了！我认为这是严重的妨碍公务，已经打过110报案了。真对不起啊局长，您刚来第一天，就闹出这样的事儿来，这都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

李铁铮说：“他不是指名道姓要找我吗？我来处理吧。另外，你再打个撤警电话，告诉110，别让他们来人了，那样事情会更糟糕。”

“撤警？这么恶劣的行为，如果纵容的话……”吴湘竹还想说什么，李铁铮已经从一直跟着他的杨新立手里接过雨伞，拨开人群，朝陈大锤走去。

陈大锤正嚷着，一看李铁铮走过来了，明显地愣了一下，接着便嗓门更大地吆喝：“哈，你刚才在车上一直憋着气儿，不承认你是新当上的卫生局长，咋样？现在还是露头了吧？你们刚才不是连110都打了，要抓我吗？老子这些年，山南海北，省城京城，啥阵势没见过？俺儿都冤死了，俺还怕啥？俺倒要看看你咋把俺送到大牢里……”

李铁铮走到陈大锤面前，对摁着他的那两名保安说：“放开他。”然后，就把那把雨伞罩在了陈大锤头上。

雨依然在下，没有停歇的意思。牧原市卫生局的大门口，里里外外围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有卫生局的职工，更多的是路过的市民，每个人头上都顶着一把雨伞。

所有的人都盯着李铁铮，看看这个新上任的卫生局局长怎么对付眼前的这个“资深上访人员”……

第二章 眼睁睁地接错了胳膊

1

李铁铮在雨中应付陈大锤时，在牧原市第五医院的手术室里，正进行着一台手术。

接受手术的是一位名叫魏玉珍的老太太，七十多岁了，家在牧原市所辖的牧河县。夜里老人起来上厕所，下着雨，路滑，一不留神跌了一跤，把左臂给摔断了。儿子张建设和儿媳马玉莲连夜冒雨把魏玉珍拉到最近的牧原市第五医院，挂了急诊，结果被告知骨科没人值夜班，他们只好一边安慰不停呻吟的老太太，一边等着天亮，一直等到早上八点，骨科主任孙磊打着哈欠、揉着红眼泡来医院上班时，才得到处理。

孙磊安排病人先做了X光检查，然后拿着片子，一边揉着眼睛看，嘴里一边咕哝：“上臂完全性骨折，怎么回事啊？一大把年纪了，夜里还出来乱跑……”咕哝了一阵，冲办公室外边喊，“小姜，看一下病人家属的入院手续办妥了没有？如果办好了，就安排手术。”

主任助理姜彩彩听了孙磊的吩咐，问：“主任，昨天住院的那个病号，也是上臂骨折，怎么安排？”

孙磊又打了个哈欠，脸上露出了几分不耐烦：“今天我上手术，都一起安排了吧，反正都得做钢板固定。同类手术一起安排，方便些。术前检查都做了吗？”

“都做完了。”姜彩彩答了一句话，赶紧忙去了。

魏玉珍的儿子张建设和儿媳马玉莲一身的泥水。他们连夜送老太太到医院后，因为急诊室处理不了老太太的问题，正急得满地转圈儿呢，一听X光片刚拍完，医生就吩咐立即进行各项检查，准备做手术，夫妻俩一连声地给姜彩彩道着谢，留下马玉莲守护老太太，张建设赶紧跑到收费处交住院押金去了。

从昨晚到现在，魏玉珍的左臂已经肿胀得有小腿般粗了。她用右手抚摸着断掉的左臂，疼得满头大汗，浑身哆嗦。张建设心里像刀子在刺，却又无可奈何，一边安慰着老太太，一边撩开老娘的白发，给她擦汗。过了一会儿，姜彩彩跑过来，对张建设两口子说：“你们谁能做主？孙主任要你们去签个字。”

张建设进了主任办公室，孙磊手里拿着一沓纸，在他脸前晃了晃：“根据患者的情况，需要进行全身麻醉，你们谁能做主，签个字吧。”

张建设接过来，仔细一看，是《手术同意书》、《麻醉协议书》等，上边密密麻麻罗列的条款，看得他心惊肉跳。“孙……孙大夫，俺娘不就摔断了胳膊、接接骨头？咋会出这么多危险？俺咋看着这么憐人啊？”

“不是一定会出这些状况，但啥事儿都会有个万一，是吧。不过这个你放心，我们会防患于未然。”孙磊一边往身上套手术服，一边催张建设，“哪个医院都是这样规定的。你要不签字，那这手术就没法做了。”

门外传来了魏玉珍痛苦的呻吟声。张建设脸上的肌肉紧了一下，揩了一把脑门儿上的汗，咬了咬牙，拿过桌子上的签字笔，在那一摞这“书”那“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签完后，长出了一口气，问：“孙大夫，俺娘的手术，啥时候给做？”

“病房里排队的患者很多，今天就有好几台手术。不过老太太的年纪大了，伤得又这么重，手术嘛……你放心，我会尽快安排的，今天上午一定做了。”孙磊边说话边打着哈欠，随后找出一个大口罩，就往脸上套。

“哎呀！孙大夫，俺遇到好人啦，谢谢谢谢！”一听孙磊的话，张建设满脸感激地说。

一个多小时后，魏玉珍老太太就被推进了手术室。

手术室外，张建设不住地抽烟，马玉莲不停地搓手。那扇紧紧关闭着的大门，把他们和老娘隔开了，仿佛隔在了两个世界。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终于，那扇门打开了，一个从头到脚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女医生探出头来喊道：“魏玉珍！魏玉珍的家属在吗？”是姜彩彩的声音。

“俺就是！”张建设两口子一听是小大夫的声音，赶紧跑过去，伸着头问：“俺娘……没啥事儿吧？”

“这种手术，很常见的。没啥事儿，你们放心。”姜彩彩冲身后摆了一下手，立即，就有一辆四个轮子的小车，把老太太推了出来。

“患者全麻，还没苏醒。先推回病房里，我随后就过来。”姜彩彩扒下大口罩，对张建设两口子说。

“好的好的……”张建设忙不迭地答应着，从两名护士手里接过了那辆车子，马玉莲也急忙上前，一面接过一名护士手里举着的输液瓶，一面俯下身子，把盖

在婆婆身上的白布单子掀了一下，看她的情况。哪知道，她只看了一眼，所说的一句话，就把所有人吓了一跳：“我咋觉得不对头啊？俺娘的右胳膊咋包上啦？”说完，把那个输液瓶又塞给护士，一下子把白布单彻底掀开了——魏玉珍被摔断的左胳膊，软塌塌地垂下来，上面连根线都没有！

“孙大夫！孙大夫呢？！俺娘摔断的是左胳膊啊，你咋把俺娘的右胳膊给开了刀？！”张建设一看这情况，边吼着边扔下车子往手术室里闯。等他找到孙磊时，孙磊居然坐在无影灯下的一张椅子上，打着呼噜睡着了，大口罩挂在耳朵上，耷拉着，口水顺着腮帮子，一股一股地淌到了浅蓝色的手术服上。

张建设一把把孙磊揪了起来，拽到了手术车前。被惊醒的孙磊揉了一次红肿的眼泡，又揉了一次红肿的眼泡，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一句话还没说出来，就“咕咚”一声，栽到了。

手术室大门前，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2

二十分钟后，正陪着李铁铮在局长办公室里和陈大锤谈话的吴湘竹，接到了牧原市第五医院院长肖至柔的电话：“吴局长，我们五院出了点事儿，你得赶紧来一趟……”

一直笑眯眯的吴湘竹，听着听着，笑容消失了。她看了一眼正在和陈大锤聊天的李铁铮，站起身来，走出了办公室。

刚出办公室，吴湘竹就提高了嗓门说：“哎呀！这边你们惹下的乱子还缠着手，没法处理呢！你们是怎么搞的，又弄出这档子麻烦来？我告诉你，这次你可不能再给你老公打电话，给我捅娄子了，该面对就面对！哦，嗯嗯……好吧，李铁铮李局长今天已经正式上任了……对对对……书记、局长一担挑……对，没错儿……是的，上午……上午刚宣布任命的。对对……你现在就立即去病房，先把病人和家属的情绪稳定住，把患者家属的情绪稳定住！听清楚了没？我去给李局长说说，马上就给你回话。”

关了手机之后，吴湘竹返回了办公室，附在李铁铮的耳边说：“李局长，现在我们必须得立即去市五院一趟，那边又出乱子了。”说完，又换上那副招牌笑容，冲坐在沙发上的陈大锤说：“老陈啊，你孩子的事儿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一时半会儿的也说不清楚。再说了，你把老局长都气得差点儿要了命，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没醒过来呢！你省城也去了，北京也去了，电视也上了，卫生局的牌子你也砸了……这事儿涉及面太广，要是能解决，不早就解决了？李局长第一天到局里工作，你就这么不给面子，以后还怎么给你处理问题啊？”

吴湘竹接听电话时候的语气和神情，让李铁铮隐隐约约地预感到又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所以，他走过去，拉着陈大锤的手说：“老哥，我保证，以后我的办公室你畅通无阻，随时可以来找我，好不好？你儿子的事情，我基本上了解得差不多了。我今天也是刚到这里上班，很多工作都没有个头绪。给我点儿时间，我一定给你个说法，好不好？”

“冲你表的这个态，俺要是再不依不饶，就是俺不讲理了。那俺就回家，等着你给的‘说法’！”陈大锤甩开李铁铮的手，扭头出了办公室。

“杨主任，叫车，我和李局去五院！对了，把梁书记和姬科长也叫上。另外，把李局的办公室收拾一下。”陈大锤走后，吴湘竹并没有给李铁铮说明第五医院出了什么事儿，而是有条有理地吩咐一旁做着记录的杨新立。

这时，李铁铮才注意到，原本干干净净的办公室地板上，早已被他们这帮从雨水中踩过来的人，踏得泥一坨水一汪的，地板上就像一幅深藏玄机的抽象画。

“怎么又是这个五院、又是出在骨科啊？陈大锤他儿子的事儿，他们还没吸取教训吗？肖至柔这个院长是怎么当的？！”在走出办公楼时，吴湘竹简要地把肖至柔打电话过来所说的事情，给李铁铮汇报了一下，因此，刚一坐到车子里，李铁铮就问和他同乘一辆黑色“红旗7180”的卫生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兼纪检书记梁近杉。

梁近杉精瘦精瘦的，瘦得鼻子似乎都架不住眼镜。他说一句话，至少要伸出食指，往上顶两次眼镜。刚坐进车里，就摸出一支香烟点上了。刚抽了一口，一看李铁铮一脸讨厌地连连用手在面前扇着扑来的烟雾，就赶紧掐灭了。他听了李铁铮的问话，捻着那个熄灭了的烟蒂沉吟了半天，这才字斟句酌地对李铁铮说：“李局，五院存在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五院在咱们市属医院当中，是个特例……”

“怎么个特例？”李铁铮不解地问，问完，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大鼻子。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李局，你知道牧原棉纺织厂的事情吗？”梁近杉反问李铁铮。

“牧原棉纺织厂？”李铁铮问的是五院的事儿，他搞不明白梁近杉为什么提起了牧原棉纺织厂。尽管他知道市卫生局就坐落在牧原棉纺织厂的旧址上，但他不清楚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不过，牧原棉纺织厂的背景，他还是略知一二的。这家工厂，曾经是牧原引以为荣的全省最大的棉纺织厂之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鼎盛时期，光厂子里的棉纺织工，就有一千多号人。但后来，因设备老化，工艺落后，纺出来的纱线，出口不达标，国内销不动，想更新设备，又没有财力，再加上好几茬退休职工的大包袱，七八年前，实在支撑不下去，就按程序申请破产了。据说市政府拿出一大笔钱，才把棉纺织厂的遗留问题解决掉。前两年，这